

游艺黑白

The Color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3

世界钢琴家
访谈录

焦元溥
著

The Color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游艺黑白

世界钢琴家访谈录

3

1954

1965

焦元溥
著

i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目 录

第一章 齐默尔曼

前言 音乐见天地，一人一世界	003
齐默尔曼 Krystian Zimerman	005

第二章 俄国与法国篇

前言 演奏学派的回顾与省思	043
埃马德 Pierre-Laurent Aimard	045
路易沙达 Jean-Marc Luisada	060
穆拉洛 Roger Muraro	074
蒂博代 Jean-Yves Thibaudet	085
巴维杰 Jean-Efflam Bavouzet	101
特鲁尔 Natalia Troull	127
布朗夫曼 Yefim Bronfman	142
谢尔巴科夫 Konstantin Scherbakov	155
齐柏丝坦 Lilya Zilberstein	170

第三章 波格雷里奇

前言 保持自我，才是人间最艰困的挑战	193
波格雷里奇 Ivo Pogorelich	197
波格雷里奇谈 2016 年的日本独奏会曲目与新录音	227

第四章 美洲与欧洲篇

前言 文化交流与时空探索	241
布劳提冈 Ronald Brautigam	243
斯泰尔 Andreas Staier	256
洛蒂 Louis Lortie	269
霍夫 Stephen Hough	282
汉弗里格 Andreas Haefliger	308
普缇南 Roland Pöntinen	321
乌拉达 Stefan Vladar	337

第五章 亚洲与中东篇

前言 从中东走向世界，将世界带往亚洲	353
魏乐富与叶绿娜 Rolf-Peter Wille / Lina Yeh	355
陈宏宽 Hung-Kuan Chen	376
邓泰山 Dang Thai Son	395
艾尔巴夏 Abdel Rahman El Bacha	424
吴菡与大提琴家芬克尔 Wu Han / David Finckel	442
小山实稚惠 Michie Koyama	466

第一章

齐默尔曼

德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前言

音乐见天地，一人一世界

《游艺黑白》前二册的编排，基本上以钢琴家的学派与地域为主，但后二册将逐步打破如此归类。随着国际交通往来频繁，音乐学习与交流愈来愈普遍，学派与地域特色也就愈来愈不显著——不过是否真是如此，到第四册我们会看到钢琴家不同的想法。本册内容仍大致由地域分类，但访问内容愈来愈个人化，包括本书篇幅最长的两则。这两篇也有独立出来的特色，因而自成一章。

首先是齐默尔曼。这位大师鲜少受访，这篇是他近三十年来唯一的长篇访谈。未收录于访问但可补充于此的，是他的钢琴与曲目选择。目前齐默尔曼演奏都带自己研发的击弦装置并请钢琴技师随行。他演奏不同作品使用不同装置，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泛音与音质性格。我听过他用昵称“拉赫玛尼诺夫”的装置排练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正式演出则换成更适合古典作品的“舒伯特”，果然有微妙的色泽变化。齐默尔曼最新的钢琴独奏录音，舒伯特《A大调钢琴奏鸣曲》和《降

B大调钢琴奏鸣曲》，用的正是“舒伯特”。录音成果虽好，若和现场相比，那独特的质朴泛音效果，能在一个音的强弱中做性格变化的处理，终究无法忠实呈现。“我的钢琴就是我”——说到底，设计击弦装置是齐默尔曼的爱好与研究。为了实现心中的音乐，即使只是增加一点效果，就算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他也在所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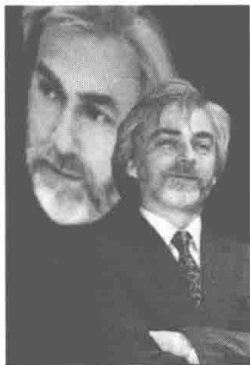
就演奏曲目而言，齐默尔曼常在音乐会前一个月才公布，公布后也仍可能变动。但无论如何，这都有他深思熟虑的理由。比方说2008年他欧洲巡演排出勃拉姆斯《四首钢琴作品》(Op.119)，在德国演出竟全部更换，到英国才演奏。“我对第一首某段分句始终不了解。乐谱明明这样标，但我总觉得那不是勃拉姆斯！”只因为那一句无法说服自己，他就是无法演出。“到了英国，我立即请经纪人帮我去大英图书馆调勃拉姆斯手稿——果然，我是对的！现今乐谱版本这句都印错了！勃拉姆斯的标记和我想的一模一样！”困惑得解，齐默尔曼也就立刻将勃拉姆斯《四首钢琴作品》搬上舞台。

但即使之前不曾公开演出，不表示他不曾钻研或练习。同样在2008年的独奏会，齐默尔曼首次公开演奏贝多芬《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就是相当“即兴”的决定。“我对此曲无比崇敬，虽然练习多年，始终觉得无法公开演奏。但今年一月，我偶然发现我正好到了贝多芬写作此曲的年龄。突然，我能把贝多芬当成同辈，自然地 and 这部作品沟通，并且透过它来表现自己。”决定虽晚，但那几场演出之精湛，果然证明他准备了三十年。

这篇访问不只能见到齐默尔曼对音乐的严谨虔诚，更展现他不凡的人生经历与洞见。内容发人深省，是笔者最受用也最感动的访问之一，诚心推荐。

齐默尔曼

Krystian Zimerman, 1956—



1956 年 12 月 5 日出生于波兰扎布热 (Zabrze)，齐默尔曼由父亲启蒙学琴，1963 年起至卡特维兹音乐学院与雅辛斯基 (Andrzej Jasiński, 1936—) 学习。他于 1975 年荣获华沙肖邦钢琴大赛冠军，更获得该赛波兰舞曲奖与玛祖卡舞曲奖，自此深受国际乐坛重视。齐默尔曼有超乎想象的演奏技巧，更有博古通今的知识。不仅对钢琴演奏、钢琴制造与音乐作品皆有深刻了解，也有洞悉世事的敏锐观察与超然哲思，融合其非凡品味而成独一无二的伟大艺术。他的曲目多元宽广，演奏日新又新，是 20 世纪至今最受推崇，亦最为特别的音乐艺术家之一。

关键字：二战 波兰 室内乐 对音乐的热情 雅辛斯基 卡特维兹音乐学院 戈莱斯基 德国与俄国传统 肖邦大赛 (1975 年) 兰多芙斯卡 帕德雷夫斯基 钢琴学派有秩序的混乱 文化交融 卢托斯瓦夫斯基 (作曲、钢琴协奏曲) 忠于作品 表现媒介 卡拉扬 伯恩斯坦 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对钢琴演奏艺术的看法 录音技术 李斯特 (奏鸣曲、《死之舞》) 学习新曲目 如何决定录音 里赫特 钢琴构造 典范演奏 拉赫玛尼诺夫 教学

访谈时间、地点：2006 年 7 月，台北；2019 年 4 月，台北

焦元溥（以下简称“焦”）：可否请谈谈您的童年和接触音乐的经过。

齐默尔曼（以下简称“齐”）：首先，请你先想象一个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我出生于1956年，那时斯大林不过死了三年而已。虽然在1955年，波兰一些重大改变已经肇端，但本质上那还是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国家。那时公园里都还有未爆弹，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都被特别教导去辨识它们。人民生活穷苦，没什么物质享受，但幸运的是我们家还有一架钢琴。事实上，那是我童年唯一的玩具。钢琴的状况不好，家父尽其所能地用各种方式修复它。那时也没有电视；有钱人家里才有，但电视也只播半小时新闻，或一些关于战争的影片，大家也没有兴趣去看。

焦：所以音乐是唯一的娱乐？

齐：不只是娱乐，根本是生活。家父其实是位音乐家，但无法以音乐养活自己，最后在工厂任职。他非常有才华，能做许多事，在工厂里很成功，也认识许多喜爱音乐，但都为不能以演奏为生而受苦的朋友。在家父的组织下，他们下了班就直奔我们家拿起乐器演奏。我母亲则准备晚餐：那时没有电话，她只能用直觉猜想会来多少人，而她总是神准！这些叔伯阿姨们一到我家，就以疯狂的速度塞饱肚子，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乐器演奏。啊！那是我一天最期待的时刻。我从学校下课回家，就呆呆地盯着时钟等。还有四十分钟……三十分钟……随着时间愈来愈近，我也愈来愈兴奋……我忙着检查钢琴状况如何，猜想他们会演奏什么……我整天就在等这个时刻！

焦：您那时就会弹钢琴了吗？

齐：还没。最初，我在某节日得到一个可以调整音高的口风琴。我学会了如何演奏，而家里的重奏总有人缺席……可能中提琴没来，或大提琴缺人。由于他们总是一个月内重复演奏不少曲目，每当有人缺席，我爸就叫我用口风琴顶上那个声部。即使我还不会看谱，我已经知道各个声部如何演奏，最后也因为要替补演奏而自然学会了看谱。小孩子学东西单纯，总能快速上手，我也在这种情况下学会了各种调号与谱号，还能视谱吹奏任何作品。那真是无穷的乐趣呀！到后来即使没人缺席，我还是挤在旁边吹奏。这样的经验也让我了解室内乐的演奏诀窍和曲目：我演奏过各个乐器的声部，借由十六年来的经验累积，我知道各声部所面临的问题，熟知作品每个环节的困难与妙处。直到今日，当我演出室内乐，我仍然知道如何带领合作音乐家度过演奏上的问题，或是如何引导各个声部，因为那是深植我心的童年记忆。

焦：这真是迷人的回忆！您果然学到很多。

齐：我想这段经验影响我最深的，可能还不是对室内乐的认识，而是对音乐的热情。音乐是这些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每天都期待演奏，期待音乐。当他们拿到乐器，面对乐谱，简直是非把音乐吞了不可，以音乐为食粮！对我而言，他们本身就是音乐。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身边充满对音乐怀有赤诚的人，真是最精彩的经验。今日我和乐团合作，常常被问“三次排练？为什么要三次？不能一次就好了吗？”会问这种问题，就已经反映出这些人对音乐的态度，更别提那些排练时看表多过乐谱，关心休息时间胜过音乐的乐手。我很怀

念那些对音乐有真正热情的人。

焦：那您的钢琴又是如何起步的？

齐：我的父亲教我弹钢琴，让我学莫扎特《第一钢琴奏鸣曲》。1962年12月，我举行了人生第一场音乐会。隔年我6岁的时候，当地电视台希望能播些新闻和战争片以外的东西；不知怎么的，他们决定拍我这个小猴子弹钢琴。由于我弹的是我自己写的曲子，他们大概觉得很有趣吧！我还记得那是1963年5月27号。十七年后，我在一次旅行演出的音乐会后遇见一位老人，他说：“我是令尊在工厂的同事。当年他交代我把电视演出拍些照片，就在这里了。”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照片！虽然晚了十七年，当我拿到它们，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对我而言，这是无价的文件。电视录像播出后，我弹了一些音乐会。那年9月，家父带我去找卡特维兹音乐学院的负责人马尔凯维奇女士（W. Markiewicz）。马尔凯维奇曾在柏林与佩里学习，是相当好的钢琴家、教师、作曲家。她写了许多为儿童和小学生的作品，也是非常和善的好人。然而马尔凯维奇当时已经60多岁了，她说她太老了不适合教我，但有一位杰出学生，才20多岁，刚刚在巴塞罗那得到玛丽亚·卡纳尔斯钢琴比赛（Maria Canals Piano Competition）冠军，建议我和他学。这位钢琴家就是雅辛斯基。由于波兰仍在铁幕之下，雅辛斯基无法出国演出，于是把事业放在教学，而我也就成了他第一个学生。我还记得那是1963年9月16号，我和雅辛斯基上第一堂钢琴课。就这样，家父每周带我坐火车到卡特维兹音乐学院上课，我也认识了许多比我年长很多的同学。

焦：当时卡特维兹音乐学院的环境与师资如何？

齐：噢！那可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学校。我到西方世界后，很惊讶地发现教师在许多国家的地位根本不高。这实在令人难过，毕竟他们是培育未来的关键，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那时波兰，老师地位非常崇高，因此能留住人才。举例而言，戈莱斯基（Henryk Gorecki, 1933—2010）正是卡特维兹音乐学院的院长，学校中也有许多杰出作曲家和非凡人物。他们无处可去，于是到学校教书，因为教师有社会地位；也因为学校充满杰出人物，于是形成极好的学习环境。和雅辛斯基学习两年后，他说我必须学习全方面的音乐，包括音乐史、音乐学、视唱、和声、理论等，所以我早上在一般学校就读，下午到音乐学校进修。1970年我从这两种学校毕业，进入卡特维兹的完全中学，也就是可在同一所学校内学到各种科目。那时波兰正进行中学教育实验，所以有这种整合性学校，各科教师也都是了不起的人才，能带领学生深入各种学问且发现其美丽与趣味。除了教政治和军训的老师很无聊，射击、扔手榴弹很无趣，我想我的学习可以说是极为丰富而精彩。

焦：音乐方面呢？波兰音乐教育是否特别着重肖邦和其他波兰作曲家？

齐：那时波兰有各种比赛来判别学校之间的高下，各校内部也举办各种比赛，有俄国音乐比赛、西方音乐比赛、巴赫比赛、贝多芬比赛、普罗科菲耶夫比赛等，总之是应有尽有。学生也在比赛中互相观摩，砥砺学习。我那时投入古典乐派和俄国音乐，尤其喜爱后者。波兰饱受瓜分，但也有地利之便。战前的波兰许多土地原属德国，因此许多德国传统仍能于战后在波兰保存，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音乐传承也延续下来。波兰当然也有自己的传承，肖邦是我们的宝藏。在苏联影响下的波兰，文化上则得到俄国的熏陶，整套俄

国学派都完整展现于波兰，吉列尔斯、里赫特都常到波兰演奏，肖斯塔科维奇尤其常到波兰指挥他的作品，康德拉辛、罗杰、斯特拉文斯基等名家也都不缺席。就学习俄国音乐与学派而言，这是最好的教育。就法国音乐和文化而言，很幸运的，雅辛斯基极为热爱法国音乐，更曾在巴黎向塔格丽雅斐罗和布朗杰等名家学习两年，所以我得以浸淫于非常丰富的音乐文化，学到各家各派的长处与风格。我只能说这是我极大的幸运。

焦：如此学习环境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也能建立最平衡、最丰富的音乐观。然而在学校以外，当时一般波兰人对音乐和文化是否有相同的热情？

齐：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无法想象的热情。我现在住在瑞士；瑞士当然有自己的文化，也维持很高的文化水平，特别是想到瑞士才七百万人，能有如此成就实在很可观。然而，文化在瑞士，多半只在博物馆与演奏厅，在社会中并不非常重要，人们没有活在文化里。但那时的波兰人可是真正活在文化里，文化到处可见，人们期待肖邦大赛，和它一同生活，一如现在人期待奥运或世界杯足球赛一样。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在肖邦大赛期间搭电车，你会发现车上的人都在谈论比赛，大家会对着表说：“现在是10点，那个俄国人要弹了……现在11点，那个法国人要弹了。昨天某选手弹得极好，但某些人表现差了……”全车的人都在讨论肖邦大赛，甚至车长还会宣布：“现在第三轮结果出来了，进入决赛的是……”在那个时代，肖邦大赛不是音乐比赛，而是波兰人的生活。我想对西方世界而言，他们大概很难想象一个音乐比赛竟是全国上下热烈讨论并与之生活的话题。肖邦大赛的门票奇货可居，即使出动了所有警察，甚至出动军队围在音乐厅，